

姚名达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罗艳春 姚果源 选编

姚名達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

與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
国学
书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姚名达文存

YAOMINGDAWENCUN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罗艳春 姚果源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名达文存/罗艳春,姚果源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

(清华国学书系)

ISBN 978-7-214-08464-4

I. ①姚… II. ①罗… ②姚… III. ①姚名达(1905~1942)—文集 IV. ①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4034 号

书 名 姚名达文存

选 编 罗艳春 姚果源

责 任 编 辑 张晓薇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6.5 插页 2

字 数 42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8464-4

定 价 5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桢、吴其昌、高亨、刘

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

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凡 例

一、本文存收录姚名达 1925 年至 1942 年期间撰写的重要论著和代表文章。

二、本文存对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仅摘录其序言或跋文。其他已刊未刊文稿,均全文收录。

三、文存中所录未刊遗稿两种,《中国史学史讲义》依原稿油印本之复印件,《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则系依据手稿进行整理。其余文稿,均系参考原文或原文扫描图片整理而成。

四、文存末所附“姚名达年谱简编”主要依姚名达之自述,及其家人、朋友的记述辑录整理而成。

五、编录次序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如有写作时间不明者,则以发表时间为据。

六、文存所据底本多为竖排繁体,故引用文字多言“右”,现依原书体例,仍保留之。

七、文存中拟改之字以[]表示,拟增之字以〈 〉表示。又,对明显错字予以纠正。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现之“哪里”当时作“那里”,皆存原貌。

八、文存中使用的注释包括脚注与尾注两种。尾注为原文本来之注

释,脚注为整理者之说明。

九、凡原文只有句读或无断句者,均代为标点;凡已用新式标点者,与现代标点符号使用规范不符且不害其义者,如“……等”,大体保留原样。

目 录

导论 1

1925 年

论史学 63

1926 年

《邵念鲁年谱》·序例 65

论史学 68

《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 71

《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驸忌的三段话 75

章实斋之史学 82

1927 年

许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 106

《章实斋遗书》叙目 110

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 120

纪年经纬考序 140

达人史话 142

哀余断忆(五则) 145

友座私语(二则) 150

致顾颉刚函之一 152

致胡适函之一 155

1928 年

致胡适函之二 157

《章实斋先生年谱》·序 159

1930 年

致胡适函之三 165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166

《朱筠年谱》序 168

致胡适函之四 173

1931 年

致胡适函之五 176

《刘宗周年谱》序 178

1932 年

致胡适函之六 185

致胡适函之七 186

致胡适函之八 187

《浙江歌谣第一集浦江歌谣》·跋 189

《苦闷的大学生》跋 191

1933 年

《现代日本妇女》序 195

荀卿也和史学史有关系吗? 201

《刘宗周年谱》·跋 207

《目录学》自序 209

姚名达紧要启事 211

1934 年

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 215

中国妇女运动与梁任公先生 284

- 我为的是什么 308
 读后致辞 313
 姚名达先生来函 315

1935 年

- 我为什么肯当社长 317
 黄心勉女士传 319

1936 年

- 国难的由来和现状 339
 程伊川年谱小序 348

1937 年

- 中等学校毕业女生的前进路线 349
 《中国目录学史》·自序 356

1939 年

- 《中国目录学年表》·导言 359
 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遗稿) 368

1940 年

- 学术通讯——平阳与韩原 437
 史字的本来意义 441
 不平凡的一九四〇年 462

1942 年

- 西南太平洋的民族问题与各民族应有的觉悟 470
 史理释义 477
 三民主义与史理学 479

附录

- 姚名达年谱简编 488
 有关姚名达研究的部分论著目录(1949—2011 年) 507

导 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姚名达在不同时期撰写的一些著述与文章。姚名达,字达人,笔名大任,后更名“显微”,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42年7月7日殉难于抗日前线的江西省新干石口村。由于作者的英年早逝,除了几部正式出版发行的目录学、年谱著作之外,其他散见于报刊杂志的论文、未及完篇的草稿等等,并不广为人知。此次整理的《姚名达文存》,不仅在资料方面弥补了这一缺憾,而且也有助于丰富与深化学界对姚名达其人、其文及其生活时代的认识与研究。

一、姚名达其人

从1925年成立并开始招收学生,到1929年6月底宣告结束,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后招收了四届七十余名学生。按照规定,学生在院研究时限为一年,成绩优良者可申请留校继续研究。在国学院短暂的院史上,留校研究时间最长者为三年,共有三人,姚名达就是其中之一。

姚名达是在1925年9月28日走进清华园的。在此之前,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的姚名达,其足迹基本上只局限于家乡附近。从7岁

起随父读书于南魁小学堂开始，先后在兴国达德小学堂、兴国县立中学校、赣州第四中学校完成学业。1924年秋，姚名达第一次跨出省界，到上海入南洋公学求学，次年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以“章实斋之史学”为题，进行史学研究。

1929年3月，姚名达告别清华园，南下上海，在此工作生活了九年。在上海期间，姚名达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忙于读书、编书、写书与教书。另外，他还与妻子黄心勉一起，创办了“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积极从事着“唤醒中国妇女”的事业。1937年，随着局势的紧张，姚名达与家人一起回到江西，并于1940年受聘于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担任文史系教授。1942年6月，姚名达组织在校师生组成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不幸于7月7日殉难。

姚名达罹难时年仅38岁，已经正式出版了十余种著作，其中包括目录学的三部论述，以及浙东学派几位史学家的年谱等等，也获得了不少赞誉。但由于他殉难之壮烈，姚名达首先被时人和后人记住的，是他“抗日烈士”的身份。

（一）抗日烈士

1942年夏，为了摧毁中国在浙江的空军基地与机场，打击第三战区主力，打通浙赣铁路线，日本发动了浙赣会战，战事主要集中于浙赣交界地带的金华、衢州、上饶、广丰一带，并逐渐向南昌、临川等地延伸，江西战时省会泰和及周边的吉安等地，也受到战火的威胁。6月，姚名达率师生三十余人组成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沿赣江从泰和出发，经吉安，抵达当时战事的最前线樟树。7月7日夜，队伍在赣江边的新干县石口村与日军遭遇，姚名达、吴昌达以身殉国。

消息传回泰和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江西《民国日报》继7月18日正式刊载姚、吴殉难消息并刊发《壮士沙场死——敬悼姚显微先生及中大六殉难同学》社论后，连续追踪报道了国立中正大学迎回灵柩、举行公祭、公葬和追悼大会的消息，刊载了多篇学校师生和家属的纪

念文章。与姚名达一同受聘于“江西通志馆”的万载人辛际周，听闻噩耗时，已经随通志馆一同迁往遂川县，因“不及致友朋之私悼”，特撰悼诗一首^①：

百岁偷存只等闲，多君一死重邱山。仇天切齿羞同戴，祖道高歌判不还。

志奋书生酬报国，风兴甲士盼收关。白头愁疾仍逋寄，思旧伤神益汗颜。

“志奋书生酬报国”，既是辛际周“哀且壮之”感慨的写照，也体现了战时随临时省会南迁的这批江西文化人，对姚名达壮举的褒扬与向慕之情。

姚名达遇难的消息，经由报刊报道，逐渐也为外界所知悉。身处四川的清华同窗吴其昌为此写了一篇怀念文章，顾颉刚则于获知消息的次日即寄去了吊唁的信函。不过，和抗战时期殉难的其他文化界人士相比，姚名达被社会所认可的广度似乎还是略显不足。在1943年3月2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褒扬令，称赞姚、吴“见危授命，深堪嘉许”之前，姚名达的一位学生叶金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记姚显微教授》的文章，回顾了其与姚名达的交往，姚名达殉难前后作者的见闻。在文章的最后，叶金对姚名达的遇难感到深深的惋惜，更为时人对姚名达遇难的漠视感到愤怒和无奈：

姚显微教授死了，死得那么悲壮。这是文文山之后正气的表现，这是被称为“精神堡垒”的国立中正大学的光辉，这也是中华民国的精神。可是，国内许多人不知道这件事，也不知道姚先生，朱森教授之死曾引起许多人的悲怆，而姚显微教授之死却还为许多人所不知道，甚至在大公报上的通讯，还有人指斥姚先生无军事常识，似

① 辛际周《灰木诗存》，卷六《遂水游草》，九江图书馆藏。

乎是死有应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说。^①

另有一位学者李得贤,曾经做过章学诚的研究,读过姚名达的一些著作,也对于姚名达之死的被忽视颇有一些感慨。他将姚名达与另一位抗战以来殉国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承仕加以比较,“二君死事之壮烈略同,而身后之哀荣则微异”,吴承仕不仅有国府的褒恤之典,更有朱希祖先生《天都烈士歌》之作,而姚名达除了新闻记者的报道之外,未有专门述其生平与学术的文章。因此,李得贤写了《记姚名达先生》一文,记述了姚名达的殉难经过、学术历程与治学之法。但即便是这篇作者认为可补坊间报道不实之弊的文章,也是搁置了一年多,因相关介绍仍复阙如,才最终决定刊登出来的:

此又系去秋客北温泉时所作,……自以读姚氏书少,不足以尽其学,故入藏行篋,未敢示人。近以一年以来,尚无叙其生平之作,读刘孝标“魂魄一去,将同秋草”之句,甚哀其志,因检付本刊发表,志景慕云。^②

外界对于姚名达的介绍评述文章不多,或许与1937年以后姚名达回到江西,逐渐远离北京、上海、重庆等文化中心有一定关系。1946年创刊的《新文学》半月刊,每期都会刊登一篇纪念已故文人的文章。第二期刊载了郑振铎写的《记姚明达的殉难》,认为大后方和沦陷区里许多殉难的文人中,姚名达的死是最壮烈的了。郑振铎与姚名达曾经是同事,但此篇纪念文章不仅将姚名达的名字记错,姚名达殉难的细节也与事实有不符之处。虽然报纸上曾经介绍过相关情况,但郑振铎获得信息的渠道,仍然是“新近有人从内地出来,说起姚明达先生殉难的事”^③。而郑振铎的介绍,又成为很多身处上海的文化人的信息来源。1980年,曾经在

① 叶金《记姚显微教授》,《宇宙风》第131期,1943年。

② 李得贤《记姚名达先生》,《读书通讯》第38期,1944年2月1日出版。

③ 郑振铎《记姚明达的殉难》,《新文学》第2期,1946年1月28日出版。

《女子月刊》工作过的鲍祖宣,对前一年凤子写的《回忆阿英同志》^①一文中涉及到的有关刊物和姚名达的介绍,进行了补充更正,其所叙述姚名达抗战后回到江西及殉难之情况,是“我于胜利后从郑振铎先生一篇纪念文字中看到的”^②。

对凤子文章进行补充说明的,还有姚名达的儿子姚果源。姚名达殉难时只有不到2岁,38年后已经在江西医学院九江分院工作的姚果源,见到凤子的文章中写到其父的二三事,并颂扬姚名达“是位中华民族的烈士”,不禁“心潮起伏”,一方面写信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更正姚名达“被捕牺牲”的错误史实^③;另一方面,在原国立中正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校友的帮助与支持下,姚果源重启了因“文革”而中断的追认姚、吴为抗日烈士的申请工作。期间几经周折,最终在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的1987年,姚名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④2002年3月,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为姚名达殉国六十周年题辞“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这一题辞也成为此后新出纪念性文章中最常被引用的标题之一。

(二) 现代目录学家

姚名达之殉难,固然因其壮烈而令人敬佩,但更多的还是因其学术生命的戛然而止而令人倍感惋惜。在姚名达涉足的学术领域中,其目录学研究最先受到学界的重视与整理。在1933年、1938年和1940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姚名达所著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三部著作。其中,《目录学》是一部“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入门读物,《中国目录学年表》更类似于资

① 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② 鲍祖宣:《〈女子月刊〉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③ 姚果源:《姚名达烈士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④ 详细情形,请参考中正大学校友会海峡两岸校友联合组编,姚果源执行主编《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下册,第429—440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料长编性质的工具书,《中国目录学史》则被视为姚名达目录学研究方面最具原创性的代表作。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了《中国目录学史》,担任校阅工作的王重民在后记中评价道:

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编写与出版将近二十年了,今天我们来翻印它,是由于它本身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功用和价值。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作为最好。^①

1978年,钱亚新也在《姚名达与目录学》的论文中,对姚名达所著三部目录学著作,进行了高度评价:

总以上三书而论,不管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对于我国目录学方面,姚氏不仅有革新创见,而且能自成体系。因此姚氏在我国目录学的领域中,应予以一定的地位,继往开来,贡献很多。^②

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文化图书科,建国后一直供职于南京图书馆的钱亚新,之所以对姚名达的目录学成就进行研究,是希望引起图书馆学界同仁的注意,呼吁要将姚名达“作为我们研究我国近代目录学的津梁”。随着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恢复,钱亚新的呼吁也很快得到了呼应。1978年,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获得批准,开始招收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彭斐章、谢灼华指导他们共同招收的研究生,将与目录学有关的资料辑成《目录学资料汇编》,成为目录学专业的重要参考资料,姚名达的目录学著作也择要编入其中。^③ 南京大学施廷镛招收的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中,卢贤中则直接以《姚名达与

① 载1957年重版《中国目录学史》第407页。

② 《钱亚新集》,第19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姚名达与目录学》为钱亚新的未刊稿,其写作年代参考文集第381页的附录记载。

③ 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编《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亦可参考乔好勤《问道珞珈情自浓》,载《彭斐章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